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二十三回 身居事外款款論題 情切局中皇皇待報

王夫人帶了眾人來到園裡，淡如還一路叫道：「何必問舜華，我知道的。」見沒人答他的話，也就住了口。那舜華聞說考的回來了，正要進上房來，忽然一羣子擁將出來，便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回來了麼？題目怎樣？」優曇就把題目單送上，舜華接來一看，笑道：「擬的倒擬著了，我說必有幾個想不到的冷題呢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你都知麼？」舜華點點頭。王夫人道：「你且先把這些題目出處逐一講解明白，瞧他們錯不錯？」

舜華應聲「是」，便道：「第一個擬張華《女史箴》，是擬著的。」李紉道：「莫管擬著擬不著，只講個明白就是。」舜華說：「毛萇詩傳云：古者後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，若女史不記其過，其罪辟。又曹嘉之曰：張茂先懼後族之盛，作《女史箴》，這是各人都不會錯的。第二是姬訾頌，按前漢古今人物表：姬訾，帝譽妃，生帝摯。優、曼二姑娘想是記得的。」

優曇說：「你開的單上有的，因此記得。」淡如和瑞香都說道：

「明明是星名，怎說是摯母？」文鴛道：「我錯了，做了星次名。」舜華道：「星次也不錯，本於《韻會》，又《爾雅釋天》云：姬訾之口，營室東壁也。注云：自尾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姬訾，衛之分野，屬並州。但星次何必頌，恐怕還是帝妃為是。」第三題是九嬪考，舜華說：「這個題若《禮記·昏義》及《周禮·天官》，誰人不知？但要考，必得考那《字彙》之訛。按《正字通》云：《禮記》九嬪並無昭容等名色，自《字彙》誤於九嬪下連以昭容、昭儀、昭媛、修容、修儀、修媛、克容、克儀、克媛等號，轉以周時已有此稱。」妙香說：「我卻照了《字彙》說的，怎麼好？」舜華說：「該分出漢時才有此稱，便不錯了。」優、曼都說：「我們照著《正字通》做的，幸而不錯。」眾人說：「我們記不清這些名色，因此倒不說了。」

第四題是七始樂府一闕。舜華笑道：「何如？我單上開的那些《房中歌》，要留記記憶。」優曇說：「記得的，漢《安世房中歌》云：七始華始肅侶和聲。孟康曰：七始，天地人四時之始。」淑貞便皺著眉道：「我在場中只記了天地四時，算來止是六始。錯了，錯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不知道，只是含含糊糊做了一首樂府。」淡如道：「我卻不這樣做，專就二風二雅三頌，分出七始，也不算錯。」優曇說：「那裡有二風？」淡如道：「我把國風王風分做二始。」曼殊笑道：「真是巧思獨出！」第五題是四梵天記。舜華道：「這是出在《雲笈七籤》上，再想不到出這題的。」淡如說：「我卻記得是離恨天、兜率天、滄浪天、閻闔天。」優曇笑道：「倒也虧你東扯西拉的，並將攏來。只是兜率宮就在離恨天上，如何又分出一個天來？」

舜華道：「且由他，你們諸位可記得麼？」優曇道：「若是《雲笈七籤》卻不錯了。元始曰常融天、玉降天、梵度天、賈奕天。」曼殊道：「我把賈奕誤了覆奕。」舜華道：「這本之《西陽雜俎》，『賈覆』二字形相像，傳寫之訛，還不算錯。」

眾人說：「我們不知道，只說個東西南北天就是了。」第六題是雷出豫入歸妹。淑貞道：「這個題難為舜姑娘擬的，我們剛好碰著。」舜華道：「我因為時當八月，正是雷入地的時候，才擬到的。」瑞香說：「我記《禮記》二月，雷乃發聲，是大壯。八月雷始收聲，是觀卦。如何扯到『豫歸妹』去，所以只依《禮記》做的。」舜華道：「錯了，《月令》只記雷之收發時候，並不講到卦名上。劉向《五行志》：『雷以二月出，其卦曰豫。言萬物隨雷出地，皆逸豫也。以八月入，其卦曰歸妹，言雷復歸入地，則孕毓根莖，保藏蟄蟲，避盛陰之害也。』」

文鴛說：「我只依題混說了一篇。」淡如道：「這題原只要渾渾說就是，何必頂真呢。」第七題是平東鑿歌鼓吹曲九章。眾人說：「我們都照擬的謄上，很不費力。」淡如、文鴛、瑞香說：「我們卻不曾擬，臨期做的。」第八題是兩師妾辨。舜華道：「我所以叫你們翻翻《山海經》上外國的國名要緊。」優曇、曼殊齊說：「記得的。那楊慎說，如姮娥、織女之類是錯的。」舜華說：「是了，經上明明說兩師妾在其北，下文又說長股國在兩師妾北，其為國名無疑了。」眾人說：「我們都認是兩師的小老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現考的是正妃，怎麼講到小老婆身上自然錯了。將來取中了，還怕要吃醋呢！」大家一齊笑了一回。淡如說：「我倒記得真，兩師妾本名江婁，出在《蜀都賦》內，那裡是什麼國名？」優曇道：「左思《蜀都賦》媿江婁與神遊。注云：江婁，神女。游於江濱，鄭交甫遇而挑之，婁解佩以贈。這與兩師妾什麼相干？大錯了！」舜華笑笑不作聲。第九題是偃伯靈台賦，以三色能色齊六幽允洽為韻。舜華道：「這是必有的，只是擬的韻不對。」彤霞說：「可惜妹妹擬了，我不曾做得。」妙香說：「我雖做了，卻不曾送舜姐姐改過。如今想伯怎樣偃得來的？」舜華道：「《詩經》：『既伯既禱』，注：伯，馬祖也。大凡有軍事則繪之於旗。既載事，則偃之靈台，示弗復用也。」淡如說：「這個誰不知道？」舜華道：「這『能』字，諸位押的那一韻？」瑞香說：「『能』字在十蒸，自然押十蒸韻了。」淡如道：「何消說得！」文鴛說：

「我也用蒸韻的。」優、曼又同說：「幸虧姑娘出過三色能色齊的詩題，我們才知道用十蒸的。」彤霞和妙淑俱說：「我們也用十蒸韻。只不知八個字出在那裡的？」舜華道：「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魁下六星，兩兩相比，名曰三能。注作三台。《漢書》：三色能齊君臣和。蘇林曰：能音台。任彥升：《蕭公行狀》云：上穆三能，下敷五典。那六幽允洽出在沈休文《安陸王碑》。

是兩處拉攏來的。」第十題賦得英聲淪鶴民得諷字五言十二韻，彤、妙、淑、優、曼五人齊道：「我們都遵你的教，說天子聖謙必定歸美元帥。所以只在首尾點明上稟廟謨的話，餘皆贊美元戎，但不知錯不錯？」舜華說：「不錯，這是徐方的淮南大捷詩，元戎智且勇，英聲淪鶴民。」優曇說道：「我的詩是：

哲後知人任，英聲暢八隅。雷霆彰變伐，風雨效前驅……」舜華說：「一起就好極，不用念了。」曼殊搶著說：「我也遵姑娘的命，用『風雨』二字起句：英主擴皇圖，元戎稟廟謨。河山三箭定，風雨百靈趨。兵氣銷環寓，威稜暢海隅。鶴民懷震懼，魚是蠹詠來蘇……」舜華說：「好極，也不必念了。只是你姐姐第二句便點清英聲遠淪，全題已醒。你到五六才點，未免遜一籌了。」淑貞說：「我也用『風雨』，是：兩師申七伐，風伯效三驅……」舜華道：「也了，但二字分點，微嫌合掌。」文鴛說：「我想不到贊美元帥，只歸功聖上。又不知鶴民是什麼人，只好囫圇說了。」淡如和瑞香同說道：「歸美天子難道倒錯了？鶴民不過是瑤民、僮民之類，何必細考。」舜華道：

「瑤、僮、仲、乞都在中國。這是海外的國名。出在《窮神秘苑》上的，餘書未載。」優曇說：「我只記得鶴民國人長三寸，日行千里，在極遠海濱。」舜華點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李紉和婉淑聽了十分歡喜，道：「你們都留下稿兒，待舜姑娘慢慢瞧了再評論罷。」淡如向著瑞香丟個眼色，說：「我們都不帶稿兒出來的。」立起身就走出外去了。香菱忙趕來問：「那個的最好？」舜華說：「八位的都好，個個要高取的。」李紉就有心支開眾人，悄悄問舜華道：「你瞧那個有些望頭？」舜華道：

「兩位令孫女十拿九穩，餘只碰命罷了。」坐了一會，也就回房。

且說這闔府的人誰不皇皇亟亟專望喜信？第一辛苦的是賈蘭，每日宮門前少也要走這麼十七八回，無奈杳無信息。焦躁得眾人各各心上像有十八個吊桶在那裡打水，七上八落，坐立不安。王夫人忽然想起小鈺出兵的時候，有個老婆子會掣《千家詩》簽，剛剛掣的是大將南征一首，果然全應了。即刻差周瑞騎了馬，裝了車子接他到榮禧堂上。供了香燭，人人都磕過了頭。敘齒先是彤霞掣起，抽了一枝簽是：「草木知春不久歸，百般紅紫鬥芳菲。楊花榆莢無才思，惟解漫天作雪飛。」老婆子道：「姑娘若是姓楊姓俞，便不中用；或是名上有個『紅』字『紫』字，便有想頭。」岫煙喜歡道：「『彤』字就是紅色了。」

婆子說：「恭喜，恭喜。會取上的。」次是淡如抽了「雲淡風輕」一首，婆子說：「大喜，大喜。包管是第一名；若取了第二，把我門前的招牌打碎了，還要磕頭陪不是呢。大凡問功名考試，最難得的第一簽。今年夏間，有位張相公，問學院歲考，得了這簽，果然是第一名，補了廩，謝了我十兩銀子。將來姑娘中了，定要重重賞賜我的。」淡如聽了，笑得口也合不攏來。

香菱忙說：「有有，自然要重謝你的。」李紉、婉淑呆一呆，不作聲。次是妙香，抽得了「醪醑香夢怯春寒」一首，李紉道：

「『翠掩重門燕子閒』，諒是不中用的了。」婆子說：「幸而第四句有『到常山』三字，或者捱得到也不可，只是拿不穩些。」

次是瑞香，抽了「爆竹聲中一歲除。」婆子道：「恭喜。『春風送暖』便是好話，又說『新桃換舊符』明明是除了舊的，換出個新樣來，必取無疑。」李綺點了點頭。次是淑貞，抽得了「清明時節雨紛紛」，婆子說：「『欲斷魂』三字，雖不很好，但指了杏花村，自然可以走得動的，只是那『遙』字是遠的，解說恐怕名次低些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能得取中，便低些也罷了。」

再是優曇抽了一簽，是「兩個黃鸝鳴翠柳」一首，老婆子搖搖頭，說：「姑娘莫怪，我是要說老實話的，這籤詩沒有望頭，那黃鸝白白叫了一會了，有什麼好處？白鷺飛上了天就沒影兒了，況且千秋的雪斷沒有的，萬里的船遠得很哩。諒來是要有屈的了。」王夫人、李纨、婉淑聽了，很不輸服。舜華冷笑了一聲，不開口。再是曼殊，抽了個「淡月疏星繞建章」，婆子說：「這籤詩不用我說，太太、姑娘們都是通達文理的，進了宮殿聞著御香，還要去捧玉皇，自然是陪那皇子、皇孫了。恭喜，大喜！將來也要討賞的。」臨了是文鴛掣簽，起是「春城無處不飛花」，婆子道：「恭喜，又是要進宮的了。御柳是皇上家的柳，明年就有得瞧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好是好，只是『散入五侯家』，恐防分給藩王子弟也未可知。」老婆子說：

「這也就好了，做王妃也不算委曲呢。」各人都抽過了，就謝了婆子五兩銀子。王夫人說：「先作勞金，待應了再重重謝罷。」

婆子歡天喜地的去了。舜華笑道：「一派胡說，理他做什麼？」

王夫人說：「你不信，竟有些准的呢。」從此求籤問卦，無日不鬧。

到了十三那日，賈蘭進來說：「這小鈺竟有些發起瘋來了。」

虧了我聞得兩個使臣從倭國回京，不曾面聖，住在公館。我就去看望他們，他二人告我道：『大元帥有奏折二封，交我們轉奏。一是講倭國王畏罪，情願率同妻子來朝，就請問班師的日期。沒甚要緊的。這一折是與萬歲爺爭婚的話，有些關礙。晚輩正在為難，請大王爺瞧瞧，定個主意。』我拆開瞧時，竟說自幼與林姑娘聯姻，如今聞已考選入宮，冊為皇子正妃。臣空與國家出力一番，得了王爵，失了原配。誓將披荆入山，所有一切恩命，無福消受，概行交還，等語，十分忿忿不平。我驚了一身冷汗，連忙求著使臣不用呈奏。一面寫了一封信，說明舜妹妹不去與考，折子已經留下，往後切莫冒失惹禍。就央兵部差了二員差官，連日連夜八百里趕往軍營投遞。又怕隨後又有續奏，遍托宮門上接折太監，凡有平海王奏折，先送我府裡瞧過才遞。已經各各應允，可以放心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這亂子卻不小，幸喜家運還好，沒鬧出來，造化，造化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這全虧了舜丫頭，若是考取了，真有些難開交哩。」寶釵道：

「我也十分感激他。」李纨說：「這話且丟開，究竟幾時發榜？」蘭哥道：「我跟著使臣到宮門上遞折，恰好次皇子出來傳旨，說使臣俟考畢召見，折候批發。我乘便問了一聲，二皇子道：『第一第二已取定了，只三名尚嫌箴做得不懇切，第五名頒做錯了，還要斟酌改換。今晚四更或明兒個十四日的黎明，一定要發草榜的。』」話未說完，只見焙茗忙忙趕來，說：「大爺快去打聽，聞得榜已發了。只不見報來，難道通沒分嗎？」